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宣城梅文鼎定九
莘墅吳　建長卿
澶濱黃　又燕思
西安馬　建栯公　參校

抑

櫻園詩評二雅載衛武詩二何以不錄於衛也武賢者也詩風之禎也菉竹已誌之矣何居而錄於雅且分而配大小云曰此錄泰誓意也錄泰誓以爲王事之近而

伯之將也且夫子見微焉以為秦代周也衛武而後自失其序奈何以秦誓例之而非也睿聖之賢文武後莫及者其人非復衛侯也其言非復衛風也詩誓之首例秦誓也將奚錄諸而抑戒亦猶是而已矣其分大小雅也賓之初筵抑一節也而抑戒則全體矣且賓之初筵似有為乎宴事而為之者也抑戒之詩和而非是固使於獻納者哉

輯柔爾顏以友君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想古人接賢士大夫一片精神

桑柔

樗園詩評古今之亂未有如周之極者也數十傳積德而興也七世而遂亂故以桑柔爲比諸侯蠶食之矣周之於物象瓜也桑也瓜卄則潰桑盛則柔嗚呼所自來矣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樗園詩評歌於王則爲誦誦之詞則爲詩詩之聲則爲風孔碩肆好言申伯德業所致非自誇其能詩也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鄭康成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詩言君子是識君子而小人矣

名旻

樗園詩評周南稱周公召南稱召公明化之盛必有關於二公也風終而係以豳雅終而係以召旻明化之衰者必有思於二公也

頌

樗園詩評雅之終文王頌之先文王也一也王季周近親也雅別見於他篇而頌則杳然闕也武之頌闕八篇而始及之十八篇而始專及之豈詮次之無義也詩無不韻載芟振古如茲以爲不叶聲寧令韻則淸廟句相德廟斯又何說也周頌爲章者一魯商不一周頌皆數

謂其所謂升歌清廟者在廟中特見文王者愀然後見文王焉聖人之言也郊社山川祭之大者也無詩也豳也我將時邁非特舉也且賽田薦衡辟所不舉而獨豳此乎楚茨信南山大田附豳雅矣思文臣工附豳頌矣王季無頌君子非之況后稷之始祖哉因其頌思文倘肖於豳而遂移用之而祀后稷之道不尊矣爲頌斷自僖公而下而一言不及周公夫春秋立武宮立煬宮固過何至並其始祖而闕略之此必先有而後逸也宣王敦彼淮浦與高宗奮伐荊楚無異商中興有頌周中興則無非有司失其傳乎

周　清廟

楞園詩評大雅思齊稱文德雍雍在宮肅肅在廟而後德造典焉則駿奔於清廟者來雍雍而止肅肅聞其徽也

思文后稷

楞園詩評來小麥牟大麥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故春秋無麥則書來牟之重如此

有瞽

楞園詩評武樂六成始作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

綴以崇天子承觀厥成有可深長思矣

潛

樗園詩評西北牛羊多而魚少雅頌必舉魚明備物也

泮水

樗園詩評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事無所考故不實其爲僖公詩細玩所贊德幾於聖明似非僖公所能當也應是伯禽伐淮夷飲至之燕詩云既作泮宮則知爲落成始事矣按左傳僖公十六年冬公從齊侯會于淮而被執明年九月乃釋歸不聞僖有伐淮夷之功也費誓云徂茲淮夷魯人三郊三遂汝則有無餘刑伐淮夷而

復志者唯魯公伯禽耳此其歸而獻馘之詞也通典載
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知泮為水名魯侯作宮其上
故云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為諸侯學宮名泮宮亦無
據

閟宮

樗園詩評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及孝
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始行郊禘史克作詩以誦也按
惠公使宰讓請郊於平王王使史角往止之則魯之郊
禘非成王賜也明矣夫子慼之而云周公其衰夫子何
嘗予魯哉旣不予則何為列頌蓋魯比於先代巡狩不

陳風故係於周頌後明魯之從周也但風有褒刺頌則
純美終是誦者猶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著之以
見僭也然則僭亦可頌乎曰頌之者克詞也列之者子
志也

又云天子之尊諸侯原不得以其屬通之魯之祀也斷
自周公以下以上之先王先公當推而遠之不敢擬於
周也魯祭周公有異數矣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尊用黃
目灌用玉瓚升歌淸廟晃而舞大武𥙊而舞大夏昧東
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
於天下也彼有取爾也僖公何居而遠及姜嫄后稷也

歲成風變姿偕中壽其儼然頌禱者乃詩人之詞矣然
又云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詩故曰周
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譏其廢禮知郊自僖公也毛
鄭以閟宮爲姜嫄廟毛傳又以新廟爲閔公廟皆非也

鄭衛國風

新城雜錄云吾鄉武城王文定公道嘉靖中官吏部侍
郎名臣也其文錄議論純正節錄數條於此論鄭衛二
國風曰鄭風二十一篇其的爲淫泆之詞者野有蔓草
溱洧二篇可疑而難決者丰一篇而已其他緇衣二叔
於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七篇詩意明白難

以誣說至於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凡十一篇序說古詁皆有事可証可據而朱子一切翻倒盡以淫奔目之而廢以放鄭聲之一語殊不知孔子論治則放聲述經則删詩正樂删之即所以放也删而放之即所正樂也若曰放其聲於樂而存其詞於詩則詩樂爲兩事矣且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泆狎蕩之尤者聖人欲垂訓萬世何取於此而乃錄之以爲經也此反正詭道侮亂聖言近世儒者若馬端臨楊鏡川程篁墩諸人皆已辨之矣又曰鄭衛多淫聲如桑中溱洧男女戲謔之

詩蓋亦多矣孔子盡刪而放之其所存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可以爲法戒者也中間三四篇蓋皆刪放之餘習俗所傳而漢儒於經殘之後見三百之數有不足者乃取而補之而不知其爲世教之害也按左傳韓起聘鄭鄭六卿餞於郊宣子請皆賦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曰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夫餞大國之使而所賦皆淫奔之詩辱國已甚宣子又何以數其爲數世之主乎此亦一證且知野有蔓草亦必非淫詩也棠少時侍　先君祠部

公側言及鄭衛國風先君曰木瓜美齊桓也韓宣子聘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野有蔓草思君子也六卿餞韓宣子子齹首賦此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淫奔之詩而不諱於客乎宋儒泥放鄭聲一語盡卜序而以淫奔目之不知文詞爲詩管絃爲聲鄭聲濫而志淫故在所放非謂緇衣諸什也又云東都之遷子定其鼎犬戎之變父死其難當時列國侯無出鄭右者其孫鄭於王後以爲王國所依也棠因武城浙城之論與先君大同小異故復牽連及之

邶鄘衛

邶鄘衛成王時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是周盛時已無邶鄘矣季札觀樂只言衛不及邶鄘可知三者是總名也其詩不當分屬此乃漢儒之誤也

魯春秋

左傳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是孔子未作春秋之先已先有魯春秋矣伯禽至孝公三百五十年不應毫無紀載是必史失其傳

春王正月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為聖人新意不知三代器款識皆有王某月字樣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矣

經文失次

禮記樂記寛而靜至溫良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寛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書武城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爲今攷定武成

程子攷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

蘇子瞻攷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曆數之下攷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

上

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

王文憲名柏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三章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

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玄而地黃之後依卦爲序

穎寧人謂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

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蝕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詩移其次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

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三禮

日知錄曰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

朱文公乞修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

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

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朱子又作謝監嶽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閒閭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卽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三加四加五加

冠義云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

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者將責其成人之禮焉責成人禮焉者將責其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四者之行於人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禮書云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彌尊喻其志如是而已若諸侯則始緇布冠繢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玄冠朱組

纓次皮弁三爵弁四玄冕五袞冕矣始祝棄幼志順成德再祝敬威儀愼爾德三祝兄弟具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愼德愼德然後能成德也未冠之前筮日筮賓然後設盥帨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網掠以卓子陳於房中酒注盞盤陳於服北襆頭帽子冠笄巾各爲一盤盛之賓揖將冠者立於席右以櫛網掠陳於席左賓揖將冠者即席爲之櫛合紒施掠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出執事者以冠與巾之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詣將冠者前向之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

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贊者以巾跪
進賓受加之興復位冠者適房釋綃彩服深衣加大帶
納履出房正容南面若宗子自冠則賓揖之就席賓降
盥揖主人不降餘並同賓久揖冠者即席跪執事者
再以帽子盤進賓降二等受之執以詣冠者前祝之曰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承爾威儀淑謹爾德眉壽萬年永
受胡福加之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服皂衫革帶繫鞋
出房立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禮
如更加惟執事者以幞頭進賓沒階受之祝曰以歲之
正以月之令成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

受夫之慶贊者徹帽賓乃加幞頭執事者受帽徹櫛入於房此文公家禮也按文公冠儀云冠者就[illegible]受盞先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贊者盞再拜賓答拜冠者遂拜贊賓贊者少退答拜[illegible][illegible]此方存古人醮禮之意古適子冠用醴庶子用醮醴重而醮輕也三加三醮盞一加一醮也又謂酌而無酬酢曰醮醴則質無酬酢酒本酬酢故無酬酢曰醮至於禮書之醮辭亦與文公定本互異棠因此禮久不行於世古人謂之重禮又成人之道非行此禮不能明其義實有不可泯滅者故著於篇觀者詳考焉可也

尙書論

尙書者帝王傳政之書亦即傳心之書也其大旨在於敬天愛民聖人刪書起唐堯終秦繆荒遠不稽無徵不信取世之彰彰人聽聞者以爲訓誡謂爲政之要不離於此非謂爲政之人盡於此也秦繆爲人較堯舜何啻什伯卽春秋時勝秦繆者亦多矣亦不過重其悔過可與古聖互相發明老泉以尙書論風俗之變如江河之日下謂湯處心已薄而武又其甚者忠之變爲質質之變爲文文之變而又欲反之忠是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予謂不然夫聖賢固無日不以安四海于萬民爲心也

孔孟汲汲皇皇無非成已成物如公山之召亦將托足滕文蕞爾欲行仁政豈薄於周薄於魯而獨厚於無用之地哉論古者諒其已饑已溺之懷而厚薄之論自可不辯而皎然矣且書之言非盡出於帝王也太康滅德太甲不惠則載其臣下之言若以帝王聖愆爲風俗之變則是堯之風俗變於丹朱舜之風俗變於商均禹之風俗變於太康湯之風俗變於太甲周之風俗變於管蔡而大變於幽王其爲變亦屢更屢息安得謂尙書風俗之變爲江河日下也哉考伏羲後凡十有五氏相繼爲天子神農凡八世蚩尤作亂帝遜居於涿鹿黃帝擒

殺之諸侯推爲天子而降封帝榆罔於潞少昊即黄帝之子顓頊即黄帝之孫帝嚳高辛又少昊之孫高辛有子帝摯荒飲無度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堯亦帝嚳之子也堯不傳子而傳舜此三皇五帝也昔人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此說不然不獨三王家天下三皇亦家天下五帝之中亦有三帝家天下也獨堯舜爲古今不經見之事耳若以堯舜傳賢爲厚以湯武征誅爲薄則黄帝降封榆罔亦爲薄堯自立而帝摯廢亦爲薄矣且江河何常日下哉古今此江河異日亦此江河人事極於不忠不孝而止而江河亦自有一定之下也物

至於極必變亂至於極必治假若孔子生於六國刪書自周至秦而止則爲變極矣使相仍不反則禍亂相尋嘗無可窮極又不宜天造漢室俾有文景之風俗以庶幾成康之盛若孔子生於舜禹時刪書自往古至於堯舜而止則爲變亦極矣使相仍不改則子之輩借口聖人又不宜有夏啓承家以廢傳賢之舉而無揖讓之事可知一治一亂有若循環聖賢之心未絕於世上焉者之不能往而不回亦猶下焉者之不能極而不變老泉以江河論書以風俗之變論後世之無聖人皆非明於論政也

周禮

周禮一書或以爲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習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之書或謂周公未成之書初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林孝存以周禮爲末世瀆亂作十論八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不可行世惟鄭玄徧覽羣經答林碩之難作爲訓註其後唐賈公彥又撰注疏五十卷

周禮獨無冬官或以爲散見於五官

文中子最喜周禮一書以爲千載以上聖人未有若周公者焉故居家不廢周禮

唐太宗亦喜周禮嘆爲眞聖人之作其深知周禮者歟

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王荆公敗於後此則非周禮之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朱子曰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書恐不然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

周禮一書先王與民爲生也雖後世井田廢而民仍爲生至於水旱力役困苦之來則民無以爲生矣至於無以爲生仍必輕用其民則犯上作亂無不爲矣

儀禮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享之禮莫不皆然又跋其書曰後世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因有可得而推者矣棠謂古禮傳於世有三種儀禮周禮禮記士欲觀禮當從儀禮探討朱子付其門人黃幹十有二卷讀之言禮極有依據

大學

大學中庸原先雜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子費盡平生精力然後天下家傳戶誦朱子曰今人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又曰大學是箇腔子要填教他實後來眞德秀作大學衍義實本朱子之意而爲之

論語

論語以八寸爲尺紀之不及二尺四寸者約省懷持之便也漢興失亡武帝發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齊魯二河間九篇共三十篇初名傳後孔子孫孔安國教魯

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一十篇韓公遺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注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殁見於張籍祭公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聞韶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死作先雖後人不遵其說然當日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道統

黄榦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

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

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

揩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

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

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

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見亦入此湯之以義

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

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

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已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已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

至二程子則曰涵義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葢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

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教人者不越乎此矣榮按勉齋黄氏爲朱子壻弟其總叙聖賢道統最爲詳明學者從此立準復即程六經諸子而參究其精微庶幾知所趨向矣

陰德陽德

大宗伯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眞德秀曰此義在周禮爲最難通者先鄭氏鄭衆也以陰德陽德爲男女之情既未適當而鄭康成則曰天産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産者植物謂九

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此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有其類鄭氏之說如此亦未見其必然也此與西山之論也荣茨者問謂牛羊豕犬鴈魚謂之天產天產養精稌黍稷粱麥苽謂之地產地產養形天產為飛動之物故人之陰氣恐其不暢必食飛動之物作之是以精能養而陰氣不衰矣地產為五穀之屬故人之陽氣恐其過躁必食五穀之屬作之是以形能養而陽氣不衰矣人之一身原

有陰陽二氣精强形壯又恐偏於陰則不中偏於陽則不和是以聖人以禮樂防其陰陽之偏各具中和之氣則與天地同其德矣大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數句即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意

為學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莫不由學而成或謂堯舜孔子皆生知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孔子自謂不如丘之好學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雖未言學字而無一非學也至說命學於古訓乃有獲又云惟學遜志務時

敏又云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而學之一字遂開萬
古道統之源前此未經見也自高宗與說始言之

理氣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程子曰
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理黄勉齋曰天道是理陰陽五
行是氣合而言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
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或者又謂天地
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常不足大德必得名位
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顔子夭死豈非氣使之然耶

信論

信者誠實不疑之謂也本無專屬非如仁義禮智之名有其端故孟子謂仁義禮智爲四端惟信無端或謂信在五常之內豈得謂之無專屬乎曰信爲誠實不疑如不疑此仁不疑此義不疑此禮不疑此智則謂之信也故四端不用信而信在其中此如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土實藏此四物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而土實旺於四季矣朱子曰五行之中四者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然則離四行四時不見土之全離四德衆善不見信之全矣老子云道之爲物惟恍惟

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
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
甫吾何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又云信者吾信之不信者
吾亦信之德信又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蓋老子之信
從恍惚推出之信吾儒之信從物理推出之信從物理
推出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全從恍惚推出故老氏言信
而信晦嗚呼老氏之學以極無御衆行又抱一無依之
信以爲道德之歸此老氏之創見抑知流爲申韓爲後
人無窮之害也乎或曰夫子亦嘗獨言信矣民無信不
立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曰是固然然必先有仁義教

化素有以取信於民而民始信其仁信其義而不我棄也若舍夫仁義禮智而僅言夫信是何異尾生之信乎尾生與女子期不仁也牽惑姿爲不義也不通媒妁無禮也水至而死不智也在尾生何嘗不以爲信乎老子之信何以異於是昔晉獻公有子九人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於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盡逐羣公子惟姬之子奚齊及其娣之子卓子留於宮公病召荀息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薨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又立卓子里克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

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復言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左氏褒之曰詩人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以荀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息以復言為信抑知荀息之復言為不足重乎夫人之取信於天下後世者必其合乎仁義禮智方足重也夫荀息為執政之臣苟守之以忠貞必當建論以格君心之非當獻公廢太子逐群公子屬意於奚齊此取亂之道也荀息許之而使奚齊卓子皆見殺是不仁也身為執政不能討里克弑君之賊是不義也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乃徒與里克論復言而不為幼君復讐是無禮也

文公在外不知圖立徒從獻公之亂命而使其幼子相繼以死是不智也而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吾不知所爲者何在乎乃徒以復言爲信夫死無益於人國將焉取信繫辭曰履信思乎順夫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吾願天下之言信者不學老氏荀息尾生之屬如土焉旺於四季而已矣

權

君子時中之學全在權字上見孔子云未可與權權字即是中字人不易知也程伊川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爲中特以手足胼胝閉戸不出二者之間取中

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何物爲權義也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一廳之中爲中一家則堂爲中一國則國之中爲中初寒時而薄裘爲中盛寒時薄裘便非中矣三過其門不入禹稷之世爲中居陋巷便不中矣居陋巷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便不中矣或曰男女不援之類皆然曰是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而言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棠按權術之權最不可[illegible]

於胸中秤錘之權則隨事可以自主有中以爲主而用權以行之則萬事皆有主宰矣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孔子是有心於用世莊子是無心寓物孔權字是用世上見莊權字是不以物害己上見論權雖一而所以用權則不同至老泉說到權術直將權字全說壞也

敬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恭曰寅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淵履

永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又畫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
嚴肅是入敬處主一無適是存主處謝氏言惺惺法是
就敬之精明處尹氏言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又以人到
神祠致敬爲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亦
親切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做到聖人便不說主敬
持敬自然不離於敬也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
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象山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

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旨並傳邵蔡二子蓋能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

知命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耳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陛辭上曰

朕屢要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謝上蔡語錄云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又云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非義則不

求此樂天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又其下者也

主人翁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昔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訟乎管寧泛海舟將覆曰吾嘗一朝科首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以此推之寧上人平生無大過舉可知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郗家離婚論者亦以寡過稱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司馬溫公曰吾平生所爲無不可與對人言者二公之所爲可知矣以上諸公皆是主人翁在室故能寡過朱子謂心要放在腔子裏然則心不在腔子裏皆是無主人翁者也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夫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憂樂說

續自警編云吾輩學道須是打疊得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慍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

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眞有所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若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采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屧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眥櫕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眞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眞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

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堪勝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晳浴沂風雩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令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能樂此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予心樂其所尋之樂歟程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樂處爲言者先生曰不用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冥無朕之際於何可得樂處

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者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人人有貴於己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朱曰此難便卻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而已曰程子謂將身躍萬物中並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學者能尋到極苦澀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聖賢書中所言粗細俱合理會他日又言讀書自樂處未爲有得某所見只是苦處到此廖德明趍潮倅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

顔涉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

真實無妄之誠

李邦直曰不欺之謂誠徐仲車曰不息之謂誠程子始曰無妄之誠朱子又加二字真實無妄之謂誠或問李子德曰既言真實何必又言無妄子德曰公好色一念豈不真實然而妄也

體用

胡敬齋曰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

頃刻千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梏於形心則通乎神也

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含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住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心不操卽無主放者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

出脫也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李延平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不可謂之無主也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靜只此便是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朱子又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邪

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也此心仍醒在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知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然謂之知覺不如只說個惺

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只說箇操字謂之操又不如只下箇敬字

靜中萬理具足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靜在動已發未發而言也

程子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即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靜也體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之所

存用卽體之所發非有兩事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欲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周子程子皆主靜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學者不知
遂流於禪寂故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方能本體得立

閑道錄雜鈔

善只是天理二字自其自然曰天自其流行曰命自其
主宰曰心心之靜爲性曰仁義禮智心之動爲情曰愛
宜恭別著於身爲貌言視聽思之則曰恭從明聰睿行
於世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曰親義序別信
書曰降衷詩曰秉彝論語曰仁大學曰明德中庸曰天

命之性孟子曰仁義之心周子曰太極程子曰天然自
有之中張子曰萬物之一原朱子曰當然之則無非是
物也而總不越天理二字盡之天即理也理即善也善
即理也理即天也率此之謂道得此之謂德復此之謂
學修此之謂教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存此之謂君
子去此之謂庶民精者精此一者一此博者博此約者
約此擇者擇此執者執此擇無不精守無不固愈精愈
固愈固愈精是之謂明善本體如是工夫如是而所以
一微顯貫動靜徹頭徹尾成始成終者敬也故主敬爲
明善誠身之要

善之一字是道理大總括敬之一字是工夫大總括

敬者千古聖賢授受之心法

孟子以情証性以情善証性善葢情卽性之發性卽情之存因情之無不善則知性之無不善也世人不能見性正緣不能見情錯認情字所以錯認性字若識得這情便識得這性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明道曰由其惻隱知其有仁伊川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晦菴曰要於常運中見太極於常發中見本性觀之四子之證性皆無異旨也

既學孔孟之道便當讀孔孟之書試觀五經四書中有一虛高超脫影響恍惚之語乎

或問心曰性情之主問性曰仁義禮智問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問道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問學曰明善問其目曰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愼思之篤行之問五者之要曰主敬問主敬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履所舉皆古今常理聖賢成法旣爲常理便是千古不易的旣爲成法便是萬世無弊的舍此而言便是異端便是邪說終爲名教之罪人也

告子以食色爲性以欲爲性也只教人縱欲孟子以仁義爲性以理爲性也只教人循理

吾儒一以貫萬異端一以廢百

中者天下之定理庸者萬世之常道唯中故庸唯庸故中鄉愿似中而非中似庸而非庸竊中庸之名者也二氏不中故不庸不庸故不中反中庸之實者也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謂之命必有所以賦於人者謂之性必有所以受於天者原是實實落落人人具足物事若云一切都空一切都無不知天所賦於人者何在人所受於天者何在無所受無所賦何以謂之性何以謂

之命即性命二字都解說不去矣

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至哉斯言爲後世學者慮至深切矣

老氏竊弄闔闢芻狗天地釋氏塵芥六合土苴萬物不敬之罪孰大於是

老氏要無到底無他不得佛氏要空到底空他不得吾儒有還他有實還他實是曰率性是曰循理是曰盡性至命

老氏無只無理不曾無欲佛氏空只空理不曾空欲吾儒有的是理無的是欲實的是理空的是欲

韓子在用上闢佛老謂其旣無用怎見有體程朱在體上闢佛老謂其原無體安得有用程朱三夫子皆拔本塞源之論而昌黎原道亦大中至正之理也

仙家認器爲道溺於有佛家離器言道墮於無

老氏以氣爲性無理之氣也佛氏以心爲性無理之心也聖人之學心學也卽性學也性者理也無理之性理者善也無不善之理二氏不明善焉能窮理不窮理焉能知性無理二字是他根本上病痛也

吾儒以二氏爲虛無二氏亦以吾儒爲虛無吾儒謂二氏不認自家本來的實有二氏亦謂吾儒不識自家本來的虛無大都二氏持彼之虛無以抑吾儒之實有又借吾儒之虛無以崇彼之虛無不知吾儒之所謂實有彼不得而窺測之吾儒之所謂虛無彼亦不得而混亂之地也

吾儒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老子曰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彫

宗旨迥然不同不可不辨

吾儒言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言理便不離氣言氣便不離理故心爲理義之心而非佛氏空靈之心氣爲道義之氣而非老氏精神之氣蓋吾儒之心有理之心佛氏之心無理之心吾儒之氣有理之氣老氏之氣無理之氣吾儒之心之氣不得在天理之外二氏之心之氣不曾在天理之中吾儒心卽理也氣卽理也與理爲一二氏心自心也氣自氣也判理爲二二氏不知天理爲何物吾儒不知天理之外爲何物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是也天

理本有善而無惡唯有善無惡故好善惡惡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性也聖人代天理物經世宜民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辨之井然而不淆處之秩然而各當賞罰以持一時之平褒貶以維萬世之公皆由此道也釋氏以無善無惡為本體以好善惡惡為情識夷是非善惡而一之為平等為圓妙纔有辨別揀擇於其間則曰分別心曰人我相儱侗混淆顛倒錯謬操斯術也雖接一物處一事亦有所不能況可以宰世經物而冀其區畫咸當乎每見世自命為豪傑者其身三綱五常之身也其位致君澤民之位也負家國天下之責而復窮年肆力於

若曹之說而恬不之返是果無所分別之說竟可以治萬有不齊之天下而無弊耶吾不知其所見安在也

禪家拿來拿去不過一團空氣弄來弄去不過一點靈明天理二字不曾夢見

禪家不著有不著無却著不有不無不倚色不倚空却倚非色非空不思善不思惡却思無善無惡

止可以欲爲障不可以理爲障欲是本無的理是本有的本無的始謂之障本有的如何謂之障本無的添一毫是增一重障減一毫是撤一重障本有的一毫也添不得何處增得一重障一毫也減不得何處撤得一重

障既謂之本有便不得謂之障既謂之障便不得謂之
本有佛家以本無者爲性以本有者爲障總是本有者
本無者辨得不明認得不真耳
沖漠無朕即萬象森然障在何處萬象森然即沖漠無
朕障在何處無朕者本自無朕也無容於障也森然者
本自森然也無容於障也豈沖漠無朕之外另有一物
爲沖漠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沖漠所障乎萬象森然
之外另有一物爲萬象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萬象所
障乎借曰有之則寂焉必不能沖漠無朕感焉必不能
萬象森然以障故也障沖漠者非沖漠也障萬象者非

萬象也佛氏不以障沖漠障萬象者爲障而以沖漠萬象爲障彼誠不知沖漠萬象之爲本來之物而欲一切掃而去之誤以非障者爲障而以障者爲非障也亦終其身於障蔽而已

高者入於釋老卑者流於申韓皆是不知循理之故理者大中至正一定不易之天則若能循理焉有二者之病

告子曰生之謂性朱子曰生之理之謂性儒釋之辨在此

有物必有則物只是氣則便是理與生俱生一齊俱有

不待安排無容造作所謂天則也如明聰是耳目的天則忠孝是臣子的天則若視不明聽不聰便欠缺了耳目的天則事君不忠事親不孝便欠缺了臣子的天則視思明聽思聰是復還耳目的天則事親孝事君忠是復還臣子的天則是之謂復性是之謂循理是之謂存心是謂之踐形是謂之盡性是之謂至命聖人教人非求其所本無乃全其所固有耳釋氏將這天秩天叙自然恰好的條理都不承認只守著他昭昭靈靈的一點靈明便以爲明心以爲見性杳茫空蕩毫無著落毫無依據終日閉目合眼都只養成一個癡呆麻木漢以至

遺棄事物滅絶倫理病狂喪心無所不至其骨髓上病痛只是認氣爲性而不認理爲性殊不知旣無理矣則其所謂性者尙得謂之性乎哉亦誤甚矣

釋氏只是虛吾儒只是實釋氏只是無吾儒只是有

佛氏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又曰縱心所如無不元妙吾儒首禁的是放佛氏首要的是放吾儒首禁的是縱佛氏首要的是縱彼不知這物事操之尙恐至於放何況於放存之尙恐至於縱何況於縱不患不放不縱只患不操不存操則儒放則佛矣存則儒縱則佛矣一操存則失者以得死者以生由此而賢而聖而幾於天矣

一放縱則得者以失生者以死由此而愚而狂而等於獸矣此其關係豈眇小哉

聖賢悟後纔覺得難狂禪悟後翻覺得易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只無人欲無人相無我相無前念無後念併無天理矣無人欲實有天理無天理卻有人欲此儒佛之異也

佛氏欲空其欲又欲空其理併欲空其空以此爲第一乘爲善知識爲大解脫爲大自在夫空其欲似矣而併欲空其理是空所不當空也旣空其理則必不能空其欲尙不能空其欲又何以能空其空哉況彼以氣爲性

是雖云空欲而實未嘗空也以理爲障是即欲不空理
而實不能不空也空者無理也而彼猶以爲頑空其
空者并無無理也而彼自以爲眞空頑空者無理盡也
彼之所謂不爲理障不爲欲縛者也眞空者無無理盡
也彼之所謂有無不立脫縛雙遣者也總而論之彼之
所空者理也所不空者欲也空而不空者欲也空而又
空者理也彼之所謂眞空乃彼之所謂眞性彼之所謂
眞空之性非吾之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無欲有
理者也天理也善也眞空之性無理有欲者也人欲也
無善也隨他閃爍翻弄千變萬化只無理有欲四字總

括始盡更無處躲藏無處馳騁矣

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經因物付物是權

易有二義一不易一變易不易者體也變易用也不易

而變易體不離用天下之達道也變易而不易用不離

體天下之大本也此卽經權之謂也

人得二五之氣以有此形卽得二五之理以有此性氣

與理合而有此虛靈知覺之心與參贊位育神聖功化

之極皆賴這物事做出今欲使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而

後爲見道是天之所畀於我我之所受於天者悉皆土

塊木石贅麗無用之廢物何以謂之萬物之靈乎

伊川曰性卽理也千古之論性者蔑以加矣明道曰情者性之動也千古之論情者蔑以加矣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千古之論心者蔑以加矣朱子學問之根源在此

經是一定之權權是無定之經經是權之常權是經之變常變時也經權理也權酌乎時之常權卽經也經通乎時之變經卽權也不一者時至一者理無定者時有定者理不一者以至一一之無定者以有定定之所以先天而天弗違也天下之大經也不一者以不一一之無定者以無定定之所以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下之大

權也經即是權權即是經顧其時何如耳

氣一也有理的氣氣便是理無理的氣氣便是欲

薛文清公讀書錄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書稱舜曰睿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

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也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

也與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說離明震動四卦之德皆陽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陷艮止坤順四卦之德皆陰此雖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

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徇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强而然斯又爲次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終

姪曰蹐　孫　燦炯　正字